

敬躋堂叢書

敬錄聖訓

韓詩外傳校議

敬躋堂叢書之三

郭則澐署山而



癸未夏刊成
古學院藏版

韓詩外傳校議序

漢世詩家四傳於今而猶完者惟毛公故訓傳及韓生外傳而已毛詩原出荀卿韓亦卿之別子又皆教授燕趙間一則篤守名訓一則旁通事理與齊魯兩家分道並驅然其歸一也自班氏謂齊韓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本義於是學者疑外傳不與詩意合羣訾毀之抑知斷章取義古有成法盧蒲癸曰賦詩斷章余取所求古人說詩不盡拘守章句其見於論孟荀左二戴記者殆不可勝舉蓋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道正賴好學之士以意逆志夫又烏取專專詰訓間哉漢志別有韓故三十六卷韓說四十一卷內傳四卷類皆闡發本訓其精詳或不逮毛詩然若外傳則實承襲古法當與毛詩並重而不可偏廢者也魏晉以

來齊魯寢微韓雖外傳猶存習之者寡歷世鈔寫譌脫滋
甚至清乾嘉之際倡興漢學網羅散佚殫索靡遺其於外
傳則有武進趙億孫懷玉校本新安周霽原廷案注本及
蘄水陳琢軒士珂疏證三先生致力皆甚勤其書並行於
世日照許印林先生瀚繼著韓詩外傳校議眠諸家尤矜
慎士林習聞其書多未之見比古學院訪求名著之未行
者覓得鈔本亟付剞劂是亦經苑之快談後儒之鍼導歟
先生以道光乙未舉於鄉官嶧縣教諭卒年七十生平博
究經史尤精於小學爲山陽丁儉卿安邱王葦友所推服
歿後門人輯其遺稿編爲攀古小廬雜著十二卷刻甫數
遽毀於火今僅樣本存耳雜著凡五類一經傳說二經說
三小學說四金石說五題跋海豐吳氏所校遺著卽小學

說也今所刊外傳校議卽經傳說也削簡旣竟爰識韓詩
原委並先生撰述大旨於首癸未秋月合肥王揖唐序

明以今視氏心卦益篇時發卦動出師前謂實矣無悔

韓詩外傳校議

日照許瀚印林甫

孔子南游適楚

韓詩外傳一之第三章自抽觴以授子貢授字至引詩漢有游女游字共三百六字本多脫去程榮胡文煥唐琳鍾惺本皆然其不脫者薛汝脩芙蓉泉書屋本沈辨之野竹齋本毛子晉汲古閣本薛本每葉十八行行十八字每章首行頂格次行以下皆低一格故每葉實三百六字此章所脫乃薛本之第二葉也案孔叢子儒服篇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之先君南游過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答曰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爲也宋洪氏容齋隨筆亦議之是此文久爲儒者所詬病

不惜毀棄者已獨怪薛本旣脫此葉諸家展轉傳刻皆不之覺變薛本之行欸而聯次其已脫之文抑何可笑也何問婦人乎

趙味辛先生校本云御覽七十四引作何問於婢子列女傳同瀚按御覽引是也子與上文汜海韻如今本則失其韻矣蓋婢譌爲婦子譌爲乎人乃於之爛字也讀者覺何問人婦乎不可通而乙轉益失其真

客之行差遲乖人

趙校云句有譌御覽八百十九作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列女傳同瀚按御覽引是也久與下文鄙子矣韻如今本則失其韻矣嚮於吳市見黃蕘圃孝廉所藏沈本前五卷係依元本校勘者元本與御覽所引悉合則今本之誤自明

始也又按此章多韻語楚暑韻潭心韻汜海子韻風心音
韻心琴韻楚浦韻久鄙子矣韻而風不讀豐久不讀九與
古音部分合卽如孔叢子子高說起於近世亦周末之文
也

不可休思

今毛詩作不可休息朱子詩集傳舊本休息下有注云吳

氏曰韓詩作思故王浚儀詩考序謂文公集傳不可休思

從韓詩也案吳氏謂才老才老不及見韓詩當卽據外傳

言之瀚謂此字韓毛本同自陸氏釋文主息字孔氏正義

知當作思而不敢擅改後世遂踵其譌近世學者皆信其

當作思矣

獨惠氏九經古義謂息思通

而其致誤之由未明也謹按此

由誤讀鄭箋之故箋云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

而止息也人見箋有息字疑經文本有息字故見誤本而不敢改不知止息乃休字之訓大雅民勞汔可小休箋云休止息也是其明證矣說文休息止也爾雅釋詁休息也郭注勞苦者宜止息按爾雅棲遲憩休苦歟歟息也郭注此分三義以棲遲爲游息憩休苦爲止息歟歟咽爲氣息勞苦句非專釋苦字也皆與鄭義同毛傳無訓者毛尙簡往往後先互見疑乃重出固全書之通例也大雅瞻卬休其蠶織傳休息也毛義蓋見此鄭云止息申毛義也知鄭箋止息爲休字之訓且其義本於毛則知毛經本非息字與韓適同而元朗冲遠之疑亦可以釋然矣

降禮

韓詩外傳一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章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趙億孫舍人校云降禮疑是隆禮瀚謹按此章本

荀子天論篇文故人之命在天以下又見彊國篇君人者
三句又見大略篇荀子三處皆作隆禮則降當作隆明矣
又按漢書楊雄傳甘泉賦隆厥福兮文選作降厥福兮隆
由降得聲同聲者相假借或亦不必改字也

枯魚銜索章脫文

韓詩外傳一枯魚銜索章章瀚按此上有脫文說苑建本篇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

家語致思篇道作步

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

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

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游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

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

也下枯魚銜索云云與韓傳略同惟無詩詞按說苑此文

蓋卽採之韓傳韓引詩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正對子路食

藜藿爲親負米言之脫此數行則不知引詩之意何謂矣
後漢書周磐傳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
章慨然而歎章懷太子注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今本作燬後人依毛詩改雖則如燬之此從王浚儀詩考下同
父母孔邇薛君章句赬赤也燬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
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
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爲此祿仕此
韓詩義也以此證彼義正相符則說苑之言卽韓傳脫文
明矣其間文字亦小有同異宜訂正焉霜露不凋使趙舍
人校本作霜露不使云使上皆衍凋字說苑建本篇作不
使今據刪按刪之是也凋使無解或欲凋斷句使屬下讀
亦不可通且使與待韻以凋爲句則失其韻矣賢士欲成

其名說苑作賢者欲養按此言養親非言成名當依說苑
改作賢士欲養家貧親老二句說苑上有故曰二字下有
也字乃應上文之辭韓傳既脫上文讀者不知因刪棄之
矣今當依補此當與說苑同者也忽如過際文選古詩十
九首忽如遠行客注引忽如過客隙與索蠹爲韻蓋韓本
作客說苑作隙家語亦作隙後人因以改韓傳耳不擇官
而仕說苑官作祿按此語又見本書一之第一章七之第
七章字皆作官則是說苑作祿韓傳作官也脫文中祿字
亦當改官此當與說苑異者也引詩王室如燬當依詩考
所引後漢書注改作焜說文引詩亦作焜而燬別爲字焜
燬音義同得通用也

俟我乎城隅 搔首踟躕 悠悠我思 是故稱之日月

也

韓詩外傳一傳曰天地有合章引詩俟我乎城隅說苑辨物篇同今毛詩乎作於王浚儀詩考未及按乎於通用俟我乎城隅與俟我乎巷俟我乎堂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遭我乎狹之間句法一例則作乎爲長若俟我於著乎而三章皆用於字則以下用乎而故上用於避之與此又別城隅毛刻作城隅或疑筆誤然考詩抑維德之隅漢酸棗令劉熊碑作維德之隅偶隅同禺聲得相假借毛所據或善本搔首踟躕各本同按文選注十五十六引韓詩並作躊躇則外傳亦當作躊躇今本作踟躕蓋依毛詩改非其舊矣其本字當作峙踖說文峙踖也踖峙踖不前也踟躕躊躇皆後起字二字別體極多師傳不

同耳悠悠我思說苑作遙遙我思劉子政固述韓詩此章又全採外傳則外傳當亦本作遙遙矣遙後起字其本字當作搖是故稱之日月也句不可解說苑作甚焉故稱日月也是卽甚字之譌甚譌爲是又刪焉字增之字以遷就其語而益不可通矣當依說苑改正

湯火

韓詩外傳一仁道有四章廉潔直方疾亂不治惡邪不匡雖居鄉里若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嘗疾亂世而輕死弗顧弟兄以法度之比於不祥瀚按湯火當作火湯湯與上文方匡下文嘗兄祥爲韻互倒則失其韻矣

晉文侯 自拘於廷 法失則刑刑失則死